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

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

2000

尋人啟示

Jing HUA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靜 (2000)。尋人啟示。輯於《考功集(畢業論文選粹)》。檢自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/38

Th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尋人啟示

黃靜（2000年）

（上）

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，我和燕燕參加完中學同學聚會回家。這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，這是因為我高興。高興，大部分是為了掩飾我心中的失落。其他同學都帶著自己的男女朋友一起來，我還是形單影隻。我知道我的孤單會令自己也令別人不舒服，我將會收到很多特別的關懷作為聖誕禮物。我是多麼害怕這種關心，我裝得比任何人都高興，吃酒用骰子，把好幾輪酒都吃了。可孤單的感覺比酒意更清晰的陣陣襲來，心底竟是無比的清醒。燕燕一晚上都拉著她男朋友的手，「真的不用送你回家嗎？」

「真的不用了。」我說。

「都這麼晚了，還是一起回去吧。」

「有多晚！才十二點，你們回去吧。」說完我揮揮手，走進地鐵站，燕燕也就拉著她的男朋友相偕走了。

地鐵站裏一片安靜，我一級級走下樓梯。樓梯上不知誰放了個汽水罐，我一腳踢去，「噹噹噹噹……啣……」汽水罐滾下樓梯，把地鐵站的夜晚敲碎。

地車開來，我走進車廂，找了個門邊靠玻璃板的座位。對面和旁邊有幾個乘客。我把頭靠在玻璃上，閉了眼睛。剛才吃的酒現在都上了頭。我只覺得那團酒在我腦子裏蕩來蕩去，腦子很空，它便隨著地車的節奏撞來撞去，把我的頭撞得轟轟直響。我睜開眼，車已經到了下一個站，一個頭髮銀白的老頭子牽著一個細眉細眼的老太太走進來。他們看看兩邊的座位，乘客互相隔著些空間地坐著，剩下的空位子又不夠兩個人坐。他們站著，有些猶豫。我正想站起來，我旁邊一個男人卻站起來，讓出座位，逕直走到門邊靠著車廂站。老太太坐下，朝那人笑笑點頭。那人也淡淡一笑。

那人在我面前經過。他看來很年輕，一身黑衣褲黑鞋，披一件黑色絨面大衣，沒扣上扣子，胸前戴了一條銀鍊，吊著片小銀片子，與燈光一來一往唱著歌。他的頭髮染成淺褐色，前額的劉海裏還有一縷金髮。左耳由耳廓到耳垂穿著一排銀耳環。他輪廓清晰，淡然一笑的時竟讓我覺得親切。我有些著迷了，我只看到他大半邊臉，車門玻璃上反射著他的另一邊臉。我在腦海裏把這兩邊臉一點點的拼貼起來。

我不知道三個站的車程這麼快過了。我有些捨不得下車。車門打開，我站起來，從他面前走上月台，然後轉身，望著車裏他的臉。他也看著我，但地車開動，他像

風箏一樣飄進了黑暗的隧道。我知道我再也見他不著了。我在月台上呆站了一會兒，才慢悠悠地轉身回家。

第二天醒來，不太記得昨晚是怎樣由地鐵站走回家，怎樣掏出鎖匙開門，然後怎樣上床睡覺的。可是在地車裏那個陌生男子的臉容卻像老太婆求籤，籤筒老摔出同一根的籤一樣，在腦子裏翻來複去的出現。真邪。

聖誕節的假期過去，學生不情不願的上學了。我不是學生，可何嘗是情願的呢？早上，學生和老師在操場上開早會，校長、訓導主任輪著上來說話。然後是每班的班主任檢查學生的儀容，要女孩子把散著的頭髮束好，看看裙子有沒有裁得太短，查看男孩子的頭髮有沒有染成五顏六色。我慢慢地在學生面前走過。一個男孩子的頭髮染成了淺褐色，劉海還特別淺色，在冬天陽光的照射下泛著金色。我站在他跟前打量著他，他就冷傲地看著我。他的頭髮叫我想起了那晚在地鐵裏所見的男子。我實在不想記下這學生的名字，甚至不想他把頭髮染回黑色。我只想他繼續保留著，就像那人在我的腦海裏不肯離去一樣。我捧著記事本走過，那學生麻石般板著的臉掃過了驚訝，我心裏竊笑著繼續向前走。我沒有記下任何人的名字，學生們大樂，背了書包回課室去了。作為學生他違了規，作為老師我也沒盡責，但師生卻享受著各自有不為人知的快樂。我看著學生的背影，突然想到，我跟這些頭髮染成淺色的人的距離會不會太遠了？

幾天後的一個晚上，燕燕來我的公寓。自從我搬出來一個人住，燕燕就常上我家過夜。與其說她來陪我，不如說是厭倦了公屋家庭的窄小，圖我這兒清靜。燕燕磨著杏仁做杏仁露，她對食物的挑剔比美食家還多出三分小女子的刁鑽。她把杏仁細細的磨了，摻了牛奶和糖，那精細甜香是哪家糖水舖子也做不出的。我吃著杏仁露，忍不住誇她：「誰要娶著你，非要變成肥豬不可。」

「誰要不幸娶著你，非給你餓成埃塞俄比亞的饑民不可。」燕燕撇撇嘴應道。

「別忘了現在是男女平等的天下，當人家老婆不一定只做煮飯的事。你跟業怎樣了？」我看著她圓滾滾的腰身，其實是想說「可不要太貪嘴了。否則……」

「還好……」

「好成什麼樣子了……」其實我想問的是「你們有過那回事嗎？」

「業今天問我兩年後結婚好不好。」燕燕紅著臉說，調羹不斷的在碗裏轉著圓圈。

我吃驚地望著她，但更多的是悲痛。我覺得我快要失去燕燕了，失去這個好朋友。兩年前她在電話裏支支吾吾的說著，還沒說出話，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我知道她一交了男朋友，我們之間的友誼就要疏遠了。我不再是她第一個想要傾訴的

人，那個男孩子超越了我們七年的友誼。我莫名其妙地妒忌著燕燕的男朋友，又妒忌著燕燕。我心裏老是疑惑著燕燕怎麼這麼快就交到男朋友。她讀的系男孩子吃香得緊，而燕燕的樣子，老實說比我還差了二分。我有時問燕燕「業喜歡你什麼？」她就小聲的說：「他喜歡我象個賢妻良母。」我一聽就氣不打一處來，好沒出息的男人！

「茉莉，你也得留心了。別把眼睛長得太高，給男孩子一點機會吧。」燕燕眨著眼睛說。

「瞧你多像我媽。」我沒好氣地說。我攪著碗裏的杏仁露，碗裏出現了地鐵裏遇見的那個男子的臉。我勺起一匙羹杏仁露，那匙羹裏又浮起同樣的一張臉，哎，真邪。我輕輕的把那張臉送到嘴邊，我的唇幾乎要碰到他的唇，然後杏仁露緩緩地向喉間滑去，溫熱甜蜜地。

我媽真是個矛盾的人。我還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她便叮囑我：「先把書念好了，別想著交朋友。」我真的沒交男朋友。這倒不是我要順著她的意，而是別人沒找上我，我也沒找著別人。有一次，有個男孩子老找我一起吃飯，我正疑心著，後來他向我打聽著一個跟我要好的女孩子。我知道我的心思用錯了，心裏不禁淒酸起來。

我畢業後，媽的態度就一百八十度轉變，到處張羅給我介紹朋友。「離開學校了，又在學校那種男少女多的環境裏工作，怎會有好機會呢。」有一次我駁不過她，跟她去了一次相親。回來後發誓再也不去了。一男一女，本不認識，卻要坐在一張桌子上，那氣氛因為目的太明確而結成千年寒冰。我坐了一晚，堅決不肯主動說一句話。

每次家裏來親戚，總有這樣一句，「茉莉，拍拖了吧，什麼時候到你請喜酒？表姐妹裏就剩你了。」

「還早著哩。你不知道我家茉莉要當女強人？」我還沒開口，我媽就開腔。還好，也省著我瞎編。

「雖說這樣，也要多點心思，這年頭找男人……」

這是什麼符咒？把每個女人都咒得瘋狂起來。

一星期以來，我老是想起那張臉。我不相信那一眼的力量，可當我看到班裏那個褐色頭髮的男生時我就要想起那個人。我有時候想，他長得那麼俊，穿得那麼時髦，我和他又怎合襯？他那麼高，我一定只到他的肩膀高……

「江老師，還沒走？」

當我驚覺有人的時候，我已經在洗手間的鏡子前站了好一會兒。我連忙扭開水龍頭，洗洗手。我的臉莫名其妙地紅起來，雙耳也燒起來。我用手掬起一點水，把臉埋進去。

算了吧，這樣的白日夢，時間會使一切回復原樣的。我整理好頭髮，重新描上口紅便回家了。

我回到家的時候，燕燕已經來了，還買了大包小包的菜。「今晚寒流要來了，我們正好包餃子吃。」燕燕輕快地說。

我看著她和好面，調好了餡料，「皮不能太薄，肉不能多，蔥和韭菜要對半著下，最要緊的是在餡裡加一調羹豬油，吃的時候再蘸些鎮江醋，這樣才好吃。」燕燕一邊包餃子，一邊教我怎樣做。她的手藝特好，包的餃子都很飽滿，兩頭彎彎，象一個個脹鼓鼓的小包袱。我看著一排排的餃子，忽然覺得燕燕是在把我對那個人的思念包成小包袱。哎，她就是再和一百團面也包不完。

餃子做好了，旁邊還有一鍋西湖湯羹。我們一邊吃一邊說著話。我把小包袱咬破，把包好的思緒又重新搗和在一起。

燕燕說：「一個人要是沒有愛情，就象生活沒有美食一樣。象你那樣，煮飯炒菜全都一鍋煮得爛熟，填飽肚子可以，可是沒有滋味。無味的東西多難咽下。」

我白她一眼，說：「你是不是提前進入了賢妻良母的階段了？」

燕燕停了筷，用手支著下巴，「業這段時間都很忙，很少陪我了……他老是說壓力大，可我一問他，他老說就是說了我也不懂……」

「這還不容易，讓他教你不就行了。」

「他肯這樣，我還跟你說這個……」

「先別說這個，燕燕，你會老想著一個陌生人嗎？或者說是一見鍾情？」

「不，這樣太不安全了。你不是……」燕燕作出驚叫的樣子。

傻燕燕，什麼是安全？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，就是不安全。你怎麼不懂？「別叫別叫，我在地鐵裏看到一個男子，長得很帥，還很會尊敬老人家。我不知道他是

誰，也不知道哪裏去找他。他根本不知道有我存在，就這些而已。」我灰心地說。

「這樣的感情是一瞬間的，一般人下了車就會很快忘掉。就象打開的罐頭一兩天就會變質。你現在還記得他的樣子嗎？別忘了你們只是乘同一班地鐵而已。」

我勺了一羹湯，碗裏出現了一張臉，一滴湯沿著勺子邊滴進湯裏，那張模糊的臉便晃啊晃啊，最後只剩下漂著香菜蔥花的湯水。我知道燕燕所說的罐頭的有效日期要過了。我就要失去他了。

「……有點模糊了，可是他給我的感覺很好。」

「感覺？感覺很多時就是錯覺。說不定你早就忘了他的樣子，你所想的只想你想象中的完美情人而已。外面月亮很美吧，別忘了你是在地球。」

我多想讓他實在些，真想再見他一次……可見到他我又真能認得出他嗎？我看看窗外，今晚密雲看不見月亮。

晚上，我擁著被坐在床上，旁邊的燕燕早睡著了。靜得很，我甚至聽見窗外呼呼的風聲。風撞著窗戶，就象有什麼東西要闖進來一樣。我起了床，走到窗前，手一推，推開了窗子。風像冷水一樣潑了我一身，然後呼嘯著從我身邊衝進屋裏。冷空氣注滿了我的房間，每個角落都是。我把窗子關上，可屋裏早灌滿了從遙遠的西伯利亞來的乾冷氣息。從窗外望下街上，有一個穿黑色大衣的人走過，風翻起他的大衣的一角。我的思緒在這夜裡，也隨著那人的衣角翻來翻去，飄飄飛飛。

尋人啓事

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二點十五分往中環的最後一班地鐵裏，你，黑色絨面大衣，黑襯衫黑褲黑皮鞋。脖子上戴著銀片銀鍊，左耳穿一排銀耳環。褐色頭髮，額前還有一縷金髮。我，深灰絲絨外套，白襯衫黑色背心短裙黑色高跟鞋。你讓座給一對老夫婦，我下車後仍回頭看你。見字後電 91234567。

我不知道我怎麼生出這個怪念頭。我其實不想找什麼人，只想把這種對陌生人的感覺密封起來，不讓自己輕易忘卻。就如我把心情都放進玻璃瓶子，然後扔進大海，讓它沉入海底。這則啓事在報紙上刊了三天，燕燕沒有發覺，一切都在各自的軌跡上運行。最後連我自己都回到軌道上了。我仍要每天檢查學生的頭髮顏色，我仍不願記下那個頭髮染成褐色的男生的名字，儘管那頭淺褐色的短髮早成了我夢中的一只褐色飛鳥投下的影子。

(下)

十二月二十八晚，阿扁約我十二點去蘭桂坊一個狂歡派對。我趕乘最後一班地鐵去中環。車廂裡人不多，很靜。我的心思全集中在想自己這幾個月變化。這幾個月，我對什麼都不再感興趣。平時最愛泡酒吧、唱卡拉 OK，現在全覺得「無癮」。就象成功戒掉煙癮一樣，可是卻把所有的興味都戒除了。事實上我煙不離口好幾年都沒想過戒煙。冷漠而煩躁。「世榮，你老是這樣……你什麼都不在乎，一點都不上進，我怎麼跟你……」前幾天見面時她對我說的。什麼是上進？還不過是一樣營役，只不過是更努力而已。上次和阿扁一班人去唱卡拉 OK，看到阿扁因為失戀而在聲嘶力竭地乾嘔，我就覺得煩悶無比。一千人一邊取笑阿扁一邊猜枚飲啤酒。我忍了十分鐘，阿扁還在嘔，我一把奪過他手中的咪，「我來！」便跟著電視上閃過的歌詞大聲喊「最近我，比較煩、比較煩、比較煩……」他們都在笑，打賭我的國語比阿扁更糟。可我一點笑意也沒有，阿扁癱在沙發上，嗚嗚哭起來。阿扁失戀後兩個星期，我也失戀了。我看著她遠去的背影，心中一點難過的感覺也沒有，我幾乎忘掉當初如何費了九牛二虎力氣去追她。我把我的感覺告訴阿扁，阿扁斷定我對她用情不真，才會無動於衷。其實他說得對不對，我也不知道。

阿扁轉了轉眼睛，「你一定是日子過得太舒服，缺乏刺激。不如跟我去 Rave Party，在那裏識女仔，嘻嘻，如果你好彩，仲可以試一試一夜情，真係好激！」我瞪著眼直望著他。阿扁彈了彈他手上的煙灰，毫不在乎地說：「別這樣望著我，我只試了兩次。再說，這也不是什麼新玩意。」

我一逕追問他那晚。阿扁用力吸了一下煙，望著滿佈「煙霞」的天空，「什麼煙霞，還不過是灰塵！天文台怎會想出這麼漂亮的名字來騙人？」「別說其它，」我不放過他。「其實沒什麼特別，醒了就各自穿衣，招呼都唔打，兩個唔識的人，有什麼可說。……唉，有時諗下，都唔知爲乜，無聊……」我沒再問，他也不說話，我們靜靜地吸煙。天上有一架飛機飛過，我想如果飛機墜下來，掉到我們頭上，死得不明不白倒轟轟烈烈。

今晚阿扁一定要帶我去見識，散散心。列車一站一站過，有一站我想到阿扁的身材爲什麼這樣干扁淨瘦，像漏了大半氣的人形氣球，細而圓的眼，像極了我在日本料理店常宰的鰻魚；有一站我站起來讓座給一對老人；有一站我想起她現在不知怎樣；有一站我發現車門關閉的時候，門外有個女子看著我，我奇怪地望望她，她站在月台上，很快在我眼裏縮小消失；有一站我想起那個派對，想今晚在哪裏過；有一站我幾乎誤了下車，在站門快關上的剎那奔出車門。

跳舞音樂在耳邊滾過，我還以為我耳膜就是兩面鼓，快被密集的槌擊敲破。音樂把參加的人震得手足無措，亂揮亂扭。所有人都把手舉過頭，用力揮動，一片手海。無數身體扭曲伸直扭曲。我像走進黑暗的叢林，上空有無數擺動的蘭花，陽光穿過叢林灑下斑駁的光點。揮手、甩頭、扭腰、蹬腳。音樂變動，燈光飛轉，舞伴也在飛快轉換。在暗藍的燈光裡，每個人的眼睛都閃兩點深藍光。我喜歡紫外線燈

使一切白色東西都反射淡紫淡藍的熒光，於是白色的衣領、裙子、鞋帶、衣服上的一道白邊，這些平時被忽略的東西此刻都煥發光芒。甚至連人們笑起來露出的白牙，大小眼睛裡眼珠子以外的眼白，都要發出藍光，美麗而猙獰。耳邊除了有音樂，還有噓噓的吸呼，嬌笑和尖叫。鼻孔裏有 CK 香水味、酒精味和汗臭味。我擠出叢林，到座位上喝口啤酒。有一對媚眼蚊子般在我身上轉了兩圈，咬在我臉上，我心裡生出一種痕癢。我看見阿扁在另一邊在和一個女子說話，兩個人的頭靠得很近，臉都是藍的。阿扁看到我，朝我一笑。我突然打了個冷顫，被喚醒一樣，無聊的感覺馬上被阿扁的一笑勾起來，湧上心來。看著眼前這些人瘋狂的跳著，我全無感覺，甚至有些沮喪。我掏出手提電話，放在耳邊一會，然後放回口袋。我走到阿扁面前說：「阿媽 call 我，我先走。」阿扁正談得有點意思，不介意我早走。

出得酒吧，外面正下著細雨。地上濕漉漉，反映著半空紅紅綠綠的燈光，天上地下，全是一片五彩紛紜，但靜多了，倒有點不慣。「世榮，你為什麼成天都這樣？」這是最記得的她說的一句話。「我怎樣了？」我還以為她在說笑，伸手去拉她，她甩開我的手。真有問題了。「我不想你這樣對什麼都漫不經心。」「那你想我怎樣？」我沉默了一會兒說。「我不想你再做廚房的工作，我想你改變，我想做其他更有前途的工作，我想你上進……」「別說了！」我打斷她的話。我噓口氣，看著它在空氣裡變成白氣。白氣散了，我想再也沒地方可去，便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我呆坐在房間裡，客廳裡電視的聲音夾著我媽和我姐的笑聲由門縫泄進來。房間裡很靜，聽著這種好像由很遠傳來的人聲，我覺得毛骨悚然。我扭開收音機，轉到英文台。我怕人聲，又怕寂靜，我想聽到什麼聲音，又怕聽得懂的聲音。收音機裡的人說英文，一時快，一時慢，只見到音響組合音量的紅色燈串高串低的。內容是什麼并不重要，我什麼都聽不懂。我什麼都不想，不想爭什麼，不想努力，不想使力氣，不想思考，不想對人，不想說話……就這樣等待睡意襲來，五點多才上床。

第二天醒來不知是什麼時間，但聽見阿媽在廚房炒菜，就知道是中午了。那味道，我幾乎不用聞就知道是蝦米炒上海年糕。這可能是上海人最鐘意吃的，阿媽炒了二十幾年這道菜。其實阿媽雖然是上海人，可是她從小就離開上海，在香港住了大半輩子，好多人都沒她那麼熟悉香港。不知道她為什麼還要堅持這點上海特色。其實她的上海特色最多只有「阿拉」和「儂」，還有炒上海年糕。爸是廣東人。我有時懷疑上海人和廣東人可能互相看不起。有時我面上長粒暗瘡，阿媽一見就罵，「儂廣東人真係麻煩，阿拉上海人從來不生這些東西。」我生得像阿媽，很白淨。其實我不太喜歡，因為覺得有點油頭粉臉，沒型沒格。有時爸看我不順眼，就會說「都係上海年糕食成你咁樣！」阿媽聽見就扯火，一句頂過去「他還不是儂的種？生得不好關阿拉的年糕什麼事！」總之我就成爲他們出氣找碴的對象，開始也不服氣，後來就慣了，他們的相處方式，成了我的生活方式。

梳洗完，爸媽正在吃飯。我坐下，抓起碗筷就吃，一低頭，金色的劉海垂下來。

爸望我一眼，不知又有什麼話。「睇下你，將頭髮染到五顏六色，成個阿飛。」我不作聲，阿媽自然會給我解圍。「吃飯就別這麼多話。他只要腳踏實地，唔行差踏錯，染下頭髮長有什麼大不了，儂別大驚小怪！」果然，阿爸不再作聲。我夾了塊雞送到阿媽碗裡，眨眨眼。阿媽心領神會，說：「吃完就拿些湯到舖裡給儂姐喝。」

我三扒兩撥食完飯，到廚房用保溫瓶盛了湯，拿給我姐喝。

我把湯帶到樓下商場的舖子。「老姐，喝湯。」我走進舖裡的時候姐正在看報紙。她聽見我的話，皺了皺眉，便把報紙疊好。

「我用不著你來提醒我有多大。」我把湯遞給她，「別小器！說說笑嘛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。我們家有三寶，老豆、老媽子、老……今日生意怎樣？」我看到姐的面色，馬上改口。

「不好！到現在還未開市。」姐把湯倒在碗裡，勺起一調羹，尖起嘴小心吹著。這時有位太太走進店裡。姐把碗放下，就要起來。我馬上說：「你喝吧，我來。」

我站起來笑著說：「想要些什麼，太太？」

「我想看看櫥窗那條裙子。」

「好，馬上拿給你，這是最新的貨，最新款的。」我一邊拿出裙子，一邊說。「太太，先試試看。看這用料手工多好。」那位太太她拿著衣服在身上比劃。「太太，不如穿上試試才清楚，可能更好看。」我殷勤地說。

「好，試一試。」

那位太太穿著那裙子出來，「不錯，真的很合身，太太。」她站在鏡前，左右轉身看著。「太太，再穿上這外套看看，這可是一套的。」我拿起外套，站在她後面，給她穿上，替她整理一下衣領子，又拉直衣服下擺。「看，斯文又大方。」從小到大在舖裡的訓練，使我特別會侍伺人穿衣服。

「不錯，但這扣子有點鬆。」

「唔緊要，馬上給你換套新的。」

「但這價錢就貴一點……」那太太看看價錢牌子。

「這價錢是很合理的。人有時候也要對自己好一點，買點自己喜歡的東西給自己嘛。你說是不是？再說你穿得這麼好看。」

「……」她還在猶豫。

「這樣吧，你要買了這裙子和這外套，我平三十元給你，今日大半日還沒開市，討個意頭。你看怎樣！」

「好吧。」她下定決心。

「好，我替你包起來。」

看著那太太提著紙袋走出舖子，姐用手肘捅捅我，「好厲害的嘴頭。」

「這算什麼。」我伸伸懶腰，「你們女人是挺容易哄的，說一兩句好話，就高興得不得了。說一兩句好話還不容易。爸有我一半，媽哪會老跟他過不去，唉，我哪用受這麼多囉嗦……」

「真是這麼容易？你把你女朋友哄回來，我就服了你。」姐冷笑說。

我頓時啞然。那天她甩開我的手，轉身走到窗前，背對著我。我看著她背影。由沙發到窗台的距離很短，可我覺得她走了很遠。窗開著，陽光射進來照著她的臉，她的背影看起來有點飄忽。風也從外面吹進來，把白紗窗簾吹起來，風過了，窗簾垂下拂在她身上，「我是個不甘平凡的人，不能就這樣跟你一世。我跟你不同……」窗簾再起揚起的時候，窗前空無一人。她走了，不著痕跡。這算是回敬嗎？「我走了。」我實在無意跟我姐鬥嘴，拉開門走了出去。

生活比電視肥皂劇的節奏更準確，緩慢又重複。我每天在日本料理店理做壽司，左手老在抓飯團。成了習慣，手裏接到什麼就會抓一下。有一次阿扁拋給我一根煙，我一手接住，抓了一下，把煙抓得彎彎曲曲。阿扁說不得了，我沒救了。阿扁去了八次派對，我看他的臉也越來越藍了，憂鬱而不真實。我說阿扁沒救了。我每天吃阿媽的炒上海年糕，每天聽我爸的囉嗦。我每天給我姐送湯送飯，她老是在看報紙。我有時想她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去看別人的生命，真沒意思。可我自己呢？

「老姐，喝湯。」我記得我這十天都說過這句話。但今天我看見我姐拿著把剪刀在剪報紙。

「有什麼好東西讓你要剪報紙？」我找了個凳子坐下，拿了本雜誌翻起來。

「細佬，看看這則尋人啓示，很特別。」姐遞給一方小紙：

尋人啓示

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二點十五分往中環的最後一班地鐵裏，你，黑色絨面大衣，黑襯衫黑褲黑皮鞋。脖子上戴著銀片銀鍊，左耳穿一排銀耳環。褐色頭髮，額前還有一縷金髮。我，深灰絲絨外套，白襯衫黑色背心短裙黑色高跟鞋。你讓座給一對老夫婦，我下車後仍回頭看你。見字後電 91234567。

「真是特別。」我馬上被它吸引。我想起了她。原來兩個月了，這麼快。現在想起她來竟是陌生的，要回憶她的面容，我幾乎感到吃力。我記不起她的頭髮是黑色還是深栗色，她笑起來臉上有沒有酒窩。我怎麼把她忘記得這樣快？以前陪她的日子都用加班、打機和睡覺打發去了。我是「失戀」，還是我根本沒擁有過？只是她那句「我不想你成日這樣子……」常常在我耳邊響起，成為她留給我的紀念。她現在在哪裡？我就這樣失去了她？爲什麼我不能安於現狀？偏要我進取，不累嗎？我又仔細看一遍那啓示。

「那被尋的人真是幸福。如果有人對我這樣……」姐把那片紙拿回。

「剪來幹嘛？又不是找你。」我把手交疊放在後腦勺。

「剪下來提醒自己生活裡還有些特別的、動人的事嘛。讓心也喝雞湯，也有滋潤。」姐指指心口「……瞧你笨樣子，說了你也不知明不明，沒心人。」我忍不住了「你別小看人。」

我姐一共剪了三天報紙，收集了三方小紙。可是，全世界都不知道，我就是那「幸福的人」。

幾天後，阿扁打電話來跟我說：「世榮，我有了新女朋友，今晚出來唱 K 好吧？我介紹你們認識。」

「知道了。今晚十二點，我下班就來。」

晚上下班後，我換好衣服，對著鏡子整理頭髮。我看著中的人，一身黑衣，頸上挂一條挂銀片的銀鍊，耳朵穿一排銀環，一頭褐色頭髮，留海一縷金色。我感到有點熟悉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那晚阿扁第一次帶我去狂歡派對。十二點多，我乘最後一班地鐵過海去中環，有一站有我曾讓過位……難道是我？

我在鏡前愣了一分鐘，像被天上掉下的石頭砸著。我想起我姐說過「那被尋找的人真幸福。」我想到這裡又愉快起來，我對著鏡子摸摸下巴，再摸摸臉，撥了撥頭髮出門了。

整個晚上我的意識如被貫注到鍾擺上，有規律地左右擺動，就是不能停止。要不要找她？打個電話去試試吧。不要吧，給人一個美好的回憶算了……不，是她要找我……她生得怎樣……以前的女友，阿扁女友的臉都在腦裡一一掠過，然後是電影明星，料理店的女侍應，來吃飯的女孩子的臉，都那麼模糊……最後竟然是我姐我媽的臉，「阿拉上海人……」我認不住笑了。「哎呀，你做咩？」我感到小腿被人踢了一腳。我回過神來，看到阿扁瞪大眼睛望著我。

「我問你干什麼。一晚魂不守舍，還自己笑。係唔係識咗女仔？」阿扁瞪著眼打量我。

我看著阿扁，心裡想該不該告訴他。「不，是有人想識我。」

「誰？」阿扁眼睛閃亮。

「算了，遲些再告訴你。」

那天我回到家裡，翻出來我姐剪下來的小紙，仔細看了兩遍。甚為確定才把紙片收在荷包裡。我倚在床邊抽了三根煙，才決定明天打個電話給她。無論如何總要看看她是誰。

(上)

啓示登出七天了。我卻覺得這像是很久以前的事。香港的天氣，除了有寒流這幾天，根本沒有冬天。寒流來得快，去得比來時更快。天氣回暖了，人們經過短暫的瑟縮又活躍起來。街上人聲沸沸，煙霧與廢氣蒸騰，城市便象一鍋煮開的水，吞吐出各種被仔細加過工的濃郁而溫暖的氣息。

一位白領麗人急速的擦肩而過，一股暗香懶洋洋的跟在她身後，拖拖拉拉了好一段距離；香氣還沒走遠，臭豆腐的氣味混著啣啣的油榨聲凌厲地趕到，霸佔了人們的鼻腔；在這濃郁的氣味裡，居然又有一股甜香泌了進來，是芝士蛋糕挾著流行的力量殺出一條血路；可是走到紅燈的十字路口，一切的氣味都被汽車雷霆的呼吸淹沒。無數的汽車排著長龍，一齊呼吸，可能身子太重了，走一段路便停一會，停一會，再走。它們呼氣的瞬間，人們在吸氣，人在汽車的呼吸中生存。然後城市也就生存了。

我就像在蒸餾器中蒸出的一滴水，寡淡無味，微不足道。燕燕說過沒有味的菜難以下咽，可沒有味的生活更難過。我的生活和心情與人背道而馳，波瀾不興。面對人群，我的心就會落荒而逃，沿著一條不知名的小路，飛快奔走，躲到陰暗的角落，避開滾滾而來的人流。有時我也為自己刊登啓示的舉動而感到可笑。就當它是一種突然而來的情緒吧，也讓我仗著它使一陣子沒人知道的任性。

我還在胡思亂想，電話響了。電話響了四遍，我拿起電話，看到屏幕上顯示出一個陌生的電話號碼。

「喂。」我問。

溫和低沉的男聲。

「請問找誰。」

那人語塞起來。我莫名地緊張起來。

他說他叫世榮，找一個登尋人啓事的人。我握緊了話筒。是他！一霎間心中轉了萬千個念頭。他來了，不是說大海撈針的嗎？我終於找到他了。可是不是太遲了？我要說些什麼好。告訴他打錯了？或是把電話掛上，關上電話。那啓示是任性的產物，不算什麼？就讓這事過去算了。他不認識我，我不認識他……

「哦，是……啓示是我登的。你好，我叫茉莉。你看到啓事了嗎？」

我就知道他這樣問，問我爲什麼找他，找他什麼事。可我怎能講出來，怎開口？

「我……」算了，我把心一橫。「你那時很吸引我，我很想見你，所以就想出這方法，沒想到會有回應。」我一口氣說出來。

(下)

我想不到她會這樣直接回答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迂迴曲折。「哦……哦……」

「你現在還想見我嗎？」她那麼直接，我倒不好猶猶豫豫的了。

「……」她又猶豫起來了。

「我……你現在還想見我嗎？我倒很想見見你，就當認識新朋友，怎麼樣？」她一遲疑，我也不好太直接了，後來的語氣竟是請求的了。

「就當是識個新朋友……」她重複著這句話。她想了一會兒，才像下了某種決心一樣「好吧。今晚怎樣，八點鐘我在灣仔的檀島咖啡廳等你，我穿那晚的衣服。」

「就這樣吧。今晚見。」

放下電話，我才發覺剛才握電話太用力了，手有點酸。她爲什麼一會兒爽快一會兒又溫吞？是了，我是個陌生男子，她盡管對我興趣，但總有點顧慮。但對於我一定是一個刺激的約會。我一下子亢奮起來，隨手抄起桌上的一支飛鏢，瞄著牆上的靶子一甩，飛鏢插在離紅心一寸的位置。「哦！可惡，老是不中！」

咋咋……咋……廚房裡又傳來炒年糕的味道。我走出房間，「阿媽。」

「哎。去叫你姐起來，時間不早，要開舖了。最近，你姐訂了幾批貨都壞了，壓著大筆錢，正煩著。」

「有這樣的事，我怎不知道的。」

「家裡什麼事你知道？快去叫她起來吃早餐。」阿媽催著我走。

我走到阿姐房門前，一邊敲門一邊叫起來：「老姐，姐起來！」。

(上)

起床後，我仔細地洗了面，然後取出放在冰箱裡的美容面膜，把面膜塗在面上，只留下眼睛和嘴。冰冷的面膜在皮膚引起幾下細微的顫動。我朝鏡子看看，那面具一樣的面膜使我看起來象一個化妝不好的小丑。當取走這面具，便是一張細緻的面了。究竟騙人的是面具還是人的臉？

我洗淨了臉。便開始準備今晚的衣服。那晚我穿什麼衫的？打開衣櫃。白襯衫，黑色背心直裙，還有，還有深灰絲絨外套。我從一大堆的衣服裡揀出了這套上次見他時穿的衣服。現在天氣都熱了，再這樣穿是熱了點。但可是我們的約定呀。我覺得有點傻。不是嗎，才早上，我便這麼心急。一想到這裡，我便又慢下手腳來，收拾一下案頭。桌上有一疊試卷，學生忙著考試，我就忙著改試卷。考了二十多年的試，以前讀書的時候多麼痛恨考試，詛咒考試，可現在我反過來成為被詛咒的一部分。以前我被人考，現在我考人，兜轉幾年，只不過轉了位置。

桌上還有兩三本燕燕借的愛情小說，寂寞地垂著狗耳。我笑她把食量化為力量，她嘴一撇，說：「每個人都有做白日夢的時候，做得多了，自然想找人代他實現嘛。這是最省心省力的辦法。」看別人實現了白日夢，這跟你又有什麼關係？你沒得什麼任何東西，卻連做夢都懶惰了。我拿起來一本一翻，都過了期，該要罰款了。看著書上的日期，我意識到燕燕有一個星期沒到我家了。把全心放都投入了戀愛之中吧？都瘋了。不，不可能的。她從不這麼大意。我要打電話告訴她我大海撈針的故事。

我撥了個電話到燕燕家裡。是燕燕接的電話，「茉莉，是你嗎？」

「燕燕，怎麼這個星期失了蹤似的？」

「是的，我有點不舒服，所以沒來。」她的聲音疲倦有點顫抖。

我聽出她聲音的異樣，「怎麼了，燕燕，發生什麼事。」燕燕說：「我是有點……不……不舒服。」

「真的？」我追問她。燕燕忍不住抽泣起來，而且話也說不出了。

我懷疑起來，「是不是你跟業……」

燕燕也終於忍住了抽泣說：「幾天前的，他說我不適合他，不理解他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又哭起來了。

「真荒謬，他不是說喜歡賢妻良母的嗎？」我氣憤地說。但我心裡又因為某種預見的實現而釋然。

「他說那是讀書的想法，現在工作了，發現……他需要的不是我這類型的女孩……」她斷斷續續地說。

「這傢伙原來是這樣的人……你怎不告訴我，不來我家？」

「不，我原來不打算告訴你。」燕燕的語氣突然硬起來。

我一時愕然「怎麼？」

「你一早就想到會這樣，是不是？現在你是不是很开心？」

我覺得好像在和另一個人在說話，若不是聲音一樣，我幾乎不認得是燕燕了。那個很溫婉的女孩，怎麼會有這樣的硬刺？我有點狼狽，「你說什麼？我怎會呢，怎會。」

「不，你會，你一定會！」燕燕堅決地說，「你不喜歡他，你早想著我跟他會分手的。我看出的。你甚至也看不起我！」

我急起來，「你別激動，我怎會看不起你呢，燕燕，我們不是最好的朋友嗎？」

「就是因為我們是好朋友，我才知道。你心裡看不起我，我拍拖時你就嫌我甘心做賢妻良母沒有大志……只怕你自己也不太清楚……我不要你同情。」

我又急又氣，「燕燕，你別這樣，別胡思亂想。我絕對沒有看不起你。你現在心情不好，我遲些再找你。你不要太難過。」說完我便放下電話。

一時間我愣在電話旁。太過份了，她怎能這樣看我！太枉費我對她的一番好意了！真的嗎？我的心真是這樣的嗎？連我自己也不知道？真是我內心的妒忌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一種輕視，在無意間流露了出來？她察覺了，成了鬱結，我竟不知道！我心一寒，不敢細想。原來朋友精緻的外表之後竟有這麼多複雜暗結。只覺悲從中來，一時覺得自己原來這樣量淺，一時又覺得燕燕原來這樣深沉冷硬。只覺得一口氣呼不過來，胸口發痛。

(下)

我感到胸口一痛，姐一本書擲過來，打中我的胸膛。「你神經病！為什麼打人？」我一邊捂住胸口，一邊說。

「我最討厭你叫我「老」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偏偏要這樣叫。」我姐瞪了眼睛大聲說，眼邊還有一眶黑印。我知她缺睡氣燥，才搞成這樣子。我覺得好笑，一揉著胸口，一面說：「我還以為什麼事？原來怕人說老，我又沒說錯，你就是比我老五年……」話沒說完，第二本書便又擲過來。「你這臭嘴！你一點都不懂顧別人的感受嗎？你女朋友也給你這臭品性氣跑了！」

她一提起她，我便覺得滿腔委屈和自卑，再罵，登時火起，忍不住還口「你凶什麼？你不是一樣？你就是比我老！你再凶小心嫁不……」我話沒說完，我姐便「砰！」一聲把門關上，在房裡嗚嗚地哭起來。

一見她這樣，我有點後悔了。一時站在門前不知怎辦。我爸媽聞聲趕來，「一

朝早，吵什麼！」爸一聽到姐在哭，反手便搨了我一巴掌！「你差不差！這麼大的人還和你姐鬥氣！沒出息！」我冷不防挨了這一下，既驚又怒，一時握緊了拳。拳頭充滿了力量。

媽大聲喝道：「不准罵！不准打！」她指著我說：「回房去！」對阿爸說：「儂跟我來！誰都不准在這裡！」我轉身走回房，用盡全力摔了門，一聲巨響，門窗震動。幾乎同時爸的罵聲響起……

這是什麼地方？沒完沒了的爭執！我什麼都不爭，什麼都不理還老得罪人，真是受夠了。我感到極度沮喪，不能呆下去了，得找個地方透透氣，再留在這裡我什麼都做得出。我換了衣服，打開房門，匆匆跑了出去。

我在街上漫無目標地閒逛，什麼也不想，只想把心裡憤懣產生的力氣用兩條腿走光。終於怒氣過去，變成一種既悲涼又麻木的感覺。我不知什麼時候轉入了一個濕滑的街市。街市有各色蔬菜、禽畜和醃食的味道，配對的是叫賣、討價、談笑的声音。我機械地避著迎面而來的人，在這聲音裡穿行。我不顧一切往前走，那團聲響和氣息一浪一浪地捲過來，把我吞沒。走著走著，我手背上有點異樣，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小口般。我抬起手來一看，有一塊鮮濃的血。我覺得奇怪，視線拉遠一點，看見旁邊有一個小販在割青蛙。他一刀把青蛙的頭剃下，血花盛放。然後開膛剝皮，血淋淋的手指把內臟掏了出來。他身邊的鐵籠子裡，數不清的青蛙互相擠著，一籠子的黑眼睛睜著，無聲無息，雪白的肚皮神經質地鼓動著。我突然想起中四時上過一堂解青蛙的生物課。老師把青蛙的肚皮剪開，五臟呈現，心還是跳動的。「這是心臟、這是肺部……」老師一邊講，一邊還拿鐵鉗子戳一戳，心跳得更快……我突然一陣心悸。我感到觸目驚心，我心也像被人用什麼戳著。我轉身用幾乎跑的速度逃掉。我一邊走一邊感到悲哀。我每天不是都在日本料理店裡割魚嗎？我實在是麻木了，非得用這殘酷的方法刺激自己的意識。走著走著，我被什麼東西重重的撞了一下，我冷靜地仔細體味這疼痛，像在檢驗自己的存在。

晚上七點五十分。

我坐在檀島咖啡館裡等他。我已經坐了半小時。我喝了一杯咖啡。現在喝的是第二杯。我用雙手圍著杯子，咖啡的溫暖由杯子傳到手裏，然後沿著手臂的脈管再傳到心裏，然後我感覺到心的跳動。我在等我尋找的人。有那麼一刻，我覺得我不是約了什麼人，我坐在這裡是因為爵士樂約了咖啡的濃香，而意式咖啡思念在我喉間滑下的感覺。桌上點著一段花形紅色蠟燭，我怔怔地望著，我從沒見過花開的情景，就如我從沒跟陌生人約會。我要說什麼呢？我有什麼好說的。桌上的紅燭的火焰燒得很高，突然跳了一下，然後矮了下去。我注視的眼睛不禁眨了一下。

燈光很暗，我站在咖啡館門邊，一邊等眼睛習慣這裡的光線，一邊四處打量，

尋找約好的人。這裡的桔黃燈光、棕色柚木的色調都讓我覺得這裏只屬於圖畫的一部分，我幾乎不敢走進去，怕破壞了這裡的和諧。我就象一個參觀博物館的人一樣在這裡穿行。我看見在角落裡獨坐的女子，毫不起眼，走在人群中絕不會令人分散走路的注意力。但在這裡，只有獨坐的人才會令我注意。她雙手端著咖啡，靜靜想著什麼。要是在平日，我還是會有一點失望，但今天，再普通的人也不會令我失望。對於這個喝咖啡的女孩子，我反而有點感激，因為只有她還記掛我。我感到被人牽掛是多麼幸福的事。我向著角落的那張桌子走去。快要到了，我忽然不知說什麼，想像平時一樣輕鬆隨意些，可今天不能。想著想著，腳步便慢下來，在距離桌子兩步的地方就停下來了。然而，燈光漏露了我的到來。

我注意到桌面上投下一個影子，靜靜的，像澄澈的湖面一個倒影，也投進了我心中。「來了」，過了一會兒，影子沒動。我抬起頭來，看到桌子前站著的那個面帶猶豫的人。「你好。」我微笑說。

「你好。沒打擾你吧。」他也微笑說。

「不，怎麼會，請坐吧。」

我一邊說一邊打量著他。我對他的外貌已模糊了，再見面也只是陌生人的相見。蒼白的臉和很薄的唇。熟悉的只有他那頭淺棕色的頭髮，跟我的學生一樣。

我坐下，嗅到茉莉花香水的香味。是從她身上散出來的麼？還是從她的名字散發的？我記起她的名字有茉莉二字。眼前的女子那樣平靜，就像我們的見面是偶然碰見，一點也沒有登報尋人的熱切。她的眸子有探索的光彩，可我有點抗拒。我們互相打量了一下，馬上察覺這種打量有點尷尬，大家都笑了起來。這時侍應遞來餐牌，「要些什麼，先生？」

我看看她杯裏的咖啡，問：「你喝的是什麼咖啡？」

「藍山。」

「一杯藍山」我說。侍應收了餐牌走了。我們又覺得不自然起來，相對又笑笑。

「我想不到你會看到那則啓示的。」她說。「那天晚上我剛參加完同學聚會，喝了酒，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……」

「是我姐先看到。我第一次看時也不知道是自己。碰巧，有次和朋友上街，我穿跟那天同樣的衣服，對著鏡子老覺得眼熟，後來才想起原來是自己。其實我要多謝你，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吸引別人。」我停了一下，「我是那種沒多少人注意的人。」我盡量想讓語調隨意些，可是安靜的環境讓我壓著聲音，沒能達到那個效果。

聽他低聲地說著，我覺得這人還是可以說話的，尤其最後一句，說中了我心中所想。

「我還不是一樣？有時候，就是覺得太寂寞，才胡思亂想。也是因為這樣，覺

得做了什麼也不會有人知道，才會做的。誰知這樣誤打誤撞的，倒讓我們真的見面了。」我笑了笑說。這時侍應端來了咖啡，我們間昇起了一縷熱氣，吐著咖啡的甜香。這時有支色土風音樂悄悄吹進我們中間，把桌上的花形燭燭吹得半開了，火焰象印度瓷盅裏的蛇，聽到音樂就長起身來。奇怪剛才怎麼沒聽見，想是剛才氣氛有點僵硬，聽不到。

他把糖與奶放進咖啡裡，拿了小匙羹調勻。看著他的動作，我覺得這音樂就像他往咖啡裏加的淡奶與糖，把我們之間的氣氛調和了。

「我在日本料理店理當廚師，剛滿師。」他說。

「那你一定很會弄吃的。」我說。

「我也只會這些。」他說。這時他停了一陣，眼睛看著牆上的一幅畫，像在認真地想他還會什麼手藝。

「我有個好朋友也很會做吃的，老弄東西給我吃……」全無意識的說來，我就想起燕燕。我想起她包餃子時會微微翹起小指，想起她操著鍋鏟叫我遞碟子的情景，想起她有一次做了荷葉飯的興奮臉容。她早動悉了我心底的秘密，或者我早就傷害了她而不自知。

「對不起，你剛才說什麼？」我有點恍惚，聽不到他在說什麼。

「我說你真幸福，不用動手就有人給你弄吃的，而我的職業則是做東西給人吃。」我幸福麼？很少人這樣說我。想起今天燕燕的指責，心上委屈又悲哀。

「但不幸的是，我們今天吵架了。」再想起燕燕，所能想到的燕燕全是跟煮食有關的，再仔細想想，除了一大堆吃食的名稱，其它的都想不起來了。怎麼會？可是離開了食物，我就真想不起其他有關燕燕的事了。難道這就是我認識的燕燕嗎？難道是我錯失了什麼？一種從沒體驗的驚恐在我心底蘊釀，越來越濃烈。眼前的燭光受著音樂的撞擊，有點晃，燭光後的人正疑惑地望著我。

「真對不起。我把氣氛搞砸了。」我老想其他東西，都是些不愉快的事。

不愉快碰上不愉快。

「不要緊。你因此心情不好？唉……今天我也跟家裡吵架，起初還以為是說笑，後來真的賭氣，還被我爸攔了一巴掌。」她說起頭，我也忍不住說了。

「不要緊吧？」她有點吃驚。

「要緊也沒用，誰在乎。」我住口了，我不想說太多，初次見面，實在不想在她面前抱怨太多。

我們好像忘了今晚見面的浪漫意味，各自己在埋頭整理自己的思緒。我覺得自己的情緒就象一件穿舊了起毛頭的襯衫，無論怎樣收拾總讓人心煩，讓人根本不願意理會。我不知道眼前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樣。有時我會感到難以想象，我們只是第一次見面，彼此都是陌生人，怎麼可這樣痛快地說自己的煩惱，就像認識了好一段時間，很多話，不應該對陌生人說的話，都說了。

「你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不像一條鎖鏈？把人拘得死死，說話做事，哪一樣都得謹小慎微。朋友、家人，越是親近的人越容易開罪，越得小心。真沒意思。」我為自己說出這番說話而驚奇，從沒想過的，難道是咖啡的刺激令我找出煩悶的根源？

我點點頭贊同他。「你說得對。幸福的人都一樣幸福，不幸的人各有不同的不幸。」

「說得好，還是你教書的會說話」他說。

「過獎了。」我笑笑。「我是偷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第一句。你看過這本書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很少看書。」他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哦……」我低聲說。我忘了他說他在廚房裡做事，我怎麼這樣問……在廚房裡做事的……

她「哦……」這一聲，很輕，我突然覺得被針刺著。她有點不安，怕得罪了我吧？我更加難過起來。

從這一聲歎息中，我覺得有一種隱約的失望。「世榮，你這樣什麼都不在乎……你沒有一點上進心……」就是這種失望惋惜的語氣。

我突然激憤起來。怎麼，看不起我？原來都是那種人！哼！誰稀罕！我用一種毫不在乎的語氣說：「我是個廚房佬，書是不看的，你問我那剖魚有幾種方法，我還答得爽快些。」

我用最輕蔑無禮的語氣地說這句話。我決定不再跟她說話，結束這個原來是一場惡夢的見面。原來在別人的眼裡我還是這樣的人。想著又一陣悲哀，我研究哪裏出錯？我想走，只要一站起來，就結束這次見面。但我是還是強壓了心中的衝動。我懶得再說話了，我用沈默在保護自己，懲罰別人。

我微微繃了繃眉，他語氣突然轉變，更奇怪的是他的態度在一眨眼間變得傲慢了。我看著他，從他白皙的臉和嘴角中看出了他的擅變。杯中的咖啡冷了，反倒要用雙手去暖這杯咖啡，怎麼變得這麼快，剛才都還是很好的，怎麼一轉眼就什麼都變了？

我們都沉默起來，他拿出煙，點燃了，用兩根手指瀟灑地夾著，抽起來。兩人似乎互相有些懂得對方，可卻有更多的猜測。誰都不願先開口，讓細水般的音樂霸佔了空間，然後糕點的香味在沉默中游泳。桌上的蠟燭跳了幾下，那朵花凋謝了。我依然看不到花開的一刻，總是把最好最美的東西錯過。就在燭光熄滅的一瞬，我眼前的人一下子失去了光亮，黯淡下來。他的臉都模糊了，只看到黑暗的人影。一個陌生人的輪廓。在這一瞬間，我知道失去了這個我要尋找的人。眼睛很快習慣了昏暗的光線。花開花落，只餘下一灘紅蠟，一根燭心的餘燼，很快地凝固了。我感到我和他之間就像魔術的效力消失了一樣，又回到原來的起點，我不認識他，他不認識我。該走了，該結束了，我提醒自己。人就這樣千變萬化，有些東西還以為抓住了，可倏忽間又無端失去了。

「夜了，我們走吧？」我說。他點點頭，向著侍應做了個結帳的手勢。

「讓我付吧。」我說。

「不，不要，讓我付吧。」他堅持著。「就當是男性的尊嚴。」

她不再堅持了。我付了帳，兩人出了咖啡館，並排走在街上。她越走越快，我落在她身後一兩步之外。她走進地鐵站，地鐵站湧上一批剛出站的人，她走進人群之中，走著走著，就不見了。我四處望了一下，周圍都是走來走去的人，流水般，我停下來，人流就繞過我，我在漩渦的中心。我突然覺得像被擲到洪荒的星球，六神無主得不敢向前邁一步。

我站在往柴灣方向的月台邊，她怎麼不見了？剛見面談話的時候不是好好的嗎？我怎麼突然間生氣起來？自己不是說過容易開罪人嗎，怎麼自己又這麼容易生別人的氣……我還不是一樣嗎？為什麼怪別人？我想著想著，手插進褲袋。手碰到什麼紙片的東西，掏出來一看，原來是那張尋人啓示。列車快到站了，隧道一陣風吹過來，我抓不穩，那片紙飄起來，飄進隧道，墜落在車軌上。風又大了，伴著車輪轉動在鐵軌的聲音，列車進站，車門打開，我走上列車，車門關上，列車又風一般地開走了。

我站在往上環方向的月台邊等車。我上了列車。這時手提電話響起，我不理會。我不要被任何人找著。我要有足夠的時間，我要認真想想，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出錯了，又傷了別人的心？

我用鎖匙轉開了門鎖，隨手捻著燈。剛才喝的咖啡沒有一點效用，我覺得又累又倦。桌上有張蒼白的紙，走近一看，是燕燕寫的一張紙條：

茉莉：

真對不起，今天我神志不清地胡說八道。我不該對你發脾氣，都是些氣話，你千萬別放在心上。我做了你愛吃的杏仁露，你熱來

吃吧。過兩天見。

燕燕

我到廚房裡一看，鍋裡的杏仁露還溫著。我勺起一點嚐了。但味道有點不對勁，不知什麼東西放少了。再吃一口，杏仁露在舌間滾動，柔滑如絲稠手絹在指間滑落。嚐出了。燕燕的杏仁露裡放少了糖。杏仁露很精緻，很淡。

指導老師：梁秉鈞教授